

阶级投票、宗教投票 与德国两大“人民党”的选举表现 ——基于北威州与巴伐利亚州的比较分析

张孝芳 李社球

摘 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德国两大“人民党”中,联盟党的支持率保持相对稳定,而社民党的支持率急剧下降。本文基于政党政治中的“社会分野”,从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的变迁来解释两大“人民党”不同的选举表现。北威州与巴伐利亚州分别是社民党与联盟党的传统票仓,但产业结构变迁引起的阶级投票模式衰落导致社民党近年来失去北威州这一票仓,而巴伐利亚州在现代化过程中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宗教保守主义色彩,这成为联盟党在该州保持统治地位的基础。从全德来看,由于宗教投票模式较之阶级投票模式更为稳定,联盟党比社民党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其他政党的冲击。

关键词: 联盟党; 社民党; 阶级投票; 宗教投票

作者简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北京 100029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硕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 D7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71(2021)02-0036-18

一、引言

在二战之后的德国政坛中,两大“人民党”(Volkspartei)——联盟党(包括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以下分别简称“基民盟”和“基社盟”,CDU/CSU)与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SPD)成为主要的执政党。不过,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在其他政党的冲击下,两大“人民党”的支持率都有所下降。但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联盟党的支持率相对稳定,而社民党的败落之势却更加明显。从 2002 年第十五届联邦选举至今,在两大党得票率之和趋向下降的同时,联盟党与社民党之间得票率之差在逐渐拉大。在 20 世纪 60 到 90 年代,社民党曾与联盟党旗鼓相当,并于 1965~1982 年间连续五次进入执政联盟并主导四届政府,在 1998 年的选举中更是凭借 40.9% 的得票率大幅领先于联盟党。然而,在 21 世纪的联邦选举中,两党间的差距却在不断地拉大。在最近三次的联邦大选中,社民党的得票率都在 20% 左右徘徊,而联盟党的支持率至少保持在 30% 以上,两党的得票率差距愈发明显。^① 根据德国迪麦颇公司(infratest dimap)公布的 2021 年 1 月民调结果,联盟党的支持率为 34%,社民党的支持率只有 15%,甚至被绿党超越。^② 可以说,社民党正在从原先的两大政党之一,演变为与第一政党差距越来越显著的第二大党,甚至隐含着沦为第三大党的风险。

在德国各州中,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以下简称“北威州”)和巴伐利亚州(Bayern)分别是社民党和联盟党的传统票仓。北威州与巴伐利亚州分别是德国人口第一大州与第二大州,选区众多,对德国政党竞争至关重要。1969~2005 年间的 11 次联邦大选中,社民党都在北威州保持领先地位。联盟党在巴伐利亚州的优势则更为明显,二战后至今的历届联邦大选中,该州的选举胜利都由联盟党中的基社盟获得。近年来,如同全国范围内的形势一样,两大政党在其各自的传统票仓的选举表现判若分明,社民党在北威州已经失去了领先地位,联盟党在巴伐利亚州则保持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地位。

北威州拥有近 1800 万人口,是德国人口第一大州,选区数位居 16 州之首。因此,北威州作为社民党传统票仓,是社民党在此前的联邦选举中能够与联盟党抗衡的重要砝码。^③ 自 1966 年至 2005 年,北威州一直由社民党或其领导的执政联盟统治,其间的历任州长均来自社民党。该州以煤炭和钢铁产业闻名的“德意志工业心脏”鲁尔区就曾是社民党的大本营,在其中的一些城市,社民党常常可以在选举中赢得超过 60% 的选票。^④ 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民党在北威州开始走下坡路。2005 年的州议会选举中,社民党仅获得 37.1% 的选票,落后基民盟 7.7 个百

① 参见德国联邦选举监察网 <https://www.bundeswahlleiter.de/>,访问日期:2020-12-17。

② 参见德国迪麦颇官网 <https://www.infratest-dimap.de/umfragen-analysen/bundesweit/sonntagsfrage/>,访问日期:2021-01-20。

③ 赵亚鹏:《北威州选及其对德国政坛的影响》,载《德国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10-15 页,这里第 12 页。

④ Carsten Grün,“NRW election: A look at Germany’s ‘rust belt’”,2017-05-11,<https://www.dw.com/en/nrw-election-a-look-at-germanys-rust-belt/a-38801997>,访问日期:2021-01-10。

分点,基民盟与自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在此后的2012年州议会选举中,社民党虽然获得了相对多数(39.1%)的选票,却也不复昔日单独执政的荣光,只能与绿党联合执政。到了2017年,社民党的支持率进一步降低,仅获得31.2%的选票,为州议会选举中的历史最低水平。^①两年之后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社民党进一步遭遇惨败,以19.2%的支持率位列第三,甚至落后于绿党。而在最近的北威州地方选举中,社民党仅得到了24.3%的选票,较上一次地方选举下降了7%。^②可见,近十几年来,社民党在北威州的主导地位已然失落,甚至其第二大党的地位都受到绿党的严重威胁。

巴伐利亚州是德国人口第二大州,2019年人口数为1312万。作为联盟党中两个姊妹党之一,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享有当之无愧的霸主地位,并与基民盟联手参与联邦政治。^③自1957年以来,巴伐利亚州历任州长均为基社盟党员,同时,1966年至2008年与2013年至2018年期间的州议会选举中,该党在没有执政联盟的情况下在单独执政,1970~2003年间的每一届州议会选举中,该党的支持率均超过50%。近年来,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的得票率也出现了下降,在2018年的联邦选举中仅获得37.2%的选票,但依然为该州的第一大党。选择党和绿党的得票率分别为10.2%和17.5%,对基社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社民党则从一直以来的第二大党沦为第四大党。^④不过,基社盟作为巴伐利亚州的第一执政党的地位还是安全的,根据2021年1月的民调数据,该党在当地的支持率为48%,^⑤与位列第二的绿党拉开了较大的差距。

本文拟探究的问题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两大“人民党”中,为何联盟党的支持率保持相对稳定,而社民党的支持率急剧下降?本文将从政党政治中“社会分野”(social cleavage)的变迁中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⑥阶级投票(class voting)与宗教投票(religious voting)是德国政党政治中最主要的两种社会分野。阶级投票

① 参见德国电视一台数据, <https://wahl.tagesschau.de/wahlen/2017-05-14-LT-DE-NW/index.shtml>, 访问日期:2021-01-02。

② Georg Schwarte, „CDU und Grüne siegen - SPD verliert“, 2020-09-14,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kommunalwahlen-nrw-109.html>, 访问日期:2020-01-10。

③ Carol Carl-Sime, “Bavaria, the CSU and the West German Party System”,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 No. 1, 1979, pp. 89-107, here pp. 92-94.

④ 参见德国电视一台数据, <https://wahl.tagesschau.de/wahlen/2018-10-14-LT-DE-BY/index.shtml>, 访问日期:2021-01-02。

⑤ 参见德国迪麦颇官网数据, <https://www.infratest-dimap.de/umfragen-analysen/bundeslaender/bayern/sonntagsfrage/>, 访问日期:2021-02-23。

⑥ Seymour M. Lipset/Stein Rokkan,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in Seymour M. Lipset/Stein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p. 1-63.

模式指的是一个特定的阶级与另一个特定的阶级或其他阶级的选民相比，更倾向于投票给一个特定的政党或政治候选人，从而解释了选民阶级与选民投票之间的一种联系。^① 宗教投票模式指的是选民的宗教信仰对于投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选民的宗教归属，即是否归属于某个特定的宗教团体会影响选民的投票，其次是具备宗教归属的选民有多虔诚，这通常以去教堂的频率来衡量。^② 在分析全德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变迁的基础上，本文将通过比较北威州和巴伐利亚州选民的阶级投票模式与宗教投票模式来解释社民党和联盟党在各自传统票仓的选举表现为何不同。

二、德国选举中的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

在德国，选民对各个政党的支持长期以来具有深厚的阶级基础与宗教基础。与许多国家类似，德国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利益分化导致了工人和资本所有者的对立，进而产生阶级差异；19世纪时期，普鲁士国王与天主教会的斗争奠定了世俗—宗教的对立。自二战后第一次联邦选举以来，两种社会分野就在特定人群支持联盟党或是社民党中发挥重要作用。^③

首先看德国选举政治中的阶级分野。我们根据职业情况来确定三大类阶级：工人阶级、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④ 当代西方社会学中大多使用职业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区分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其中，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根据职业特点以及私有财产的状况，将老中产阶级界定为从事脑力与体力混合劳动、拥有少量独立资产的群体，如农场主、自我经营者、自由职业者，而新中产阶级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没有独立的资产，包括公司经理、销售人员、公务员等群体。^⑤ 在本文中，工人阶级指的是蓝领工人这一群体，新中产阶级主要包括私人部门中的公司雇员与公共部门中的公职人员，老中产阶级主要是指独立经营者。同时，我们也考察了非职业群体中退休人员与失业者的情况。

^① Geoffrey Evans, "The Continued Significance of Class Voting",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No. 1, 2000, pp. 401–417, here p. 402.

^② Christopher Raymond, "The Continued Salience of Religious Vo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Great Britain", *Electoral Studies*, Vol. 30, No. 1, 2011, pp. 125–135, here pp. 127–128.

^③ Walter Müller, "Class Cleavages in Party Preferences in Germany—Old and New", in Geoffrey Evans (ed.), *The End of Class Politics?: Class Voting in Comparative Contex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7–180, here p. 137.

^④ Russel J. Dalton/Willy Jou, "Is there a Single German Party System?",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8, No. 2, 2010, pp. 34–52, here p. 38.

^⑤ Charles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5.

表1 德国主要政党1994~2017年间联邦选举中的阶级基础

	蓝领工人							公司雇员						
	94	98	02	05	09	13	17	94	98	02	05	09	13	17
联盟党	37%	30%	37%	32%	31%	38%	29%	38%	32%	35%	35%	33%	41%	33%
社民党	45%	48%	44%	37%	25%	30%	23%	36%	42%	41%	35%	24%	27%	21%
左翼党 ^①	5%	6%	4%	12%	16%	12%	10%	6%	6%	4%	9%	12%	8%	9%
绿党	5%	3%	4%	5%	7%	5%	5%	9%	8%	10%	9%	12%	10%	10%
自民党	4%	3%	7%	8%	13%	3%	8%	8%	7%	7%	9%	15%	5%	11%
选择党						5%	18%						5%	11%
	公职人员							独立经营者						
	94	98	02	05	09	13	17	94	98	02	05	09	13	17
联盟党	43%	40%	41%	38%	36%	43%	35%	52%	44%	51%	41%	36%	48%	34%
社民党	33%	36%	33%	33%	26%	25%	21%	18%	22%	21%	22%	15%	15%	12%
左翼党	3%	3%	3%	5%	8%	5%	6%	3%	4%	3%	5%	8%	7%	9%
绿党	11%	11%	14%	11%	15%	12%	12%	8%	10%	11%	10%	13%	10%	12%
自民党	8%	6%	6%	10%	12%	6%	12%	15%	15%	13%	20%	24%	10%	18%
选择党						5%	9%						6%	12%
	失业者							退休人员						
	94	98	02	05	09	13	17	94	98	02	05	09	13	17
联盟党	31%	23%	27%	20%	16%	22%	17%	49%	41%	44%	41%	41%	48%	40%
社民党	42%	44%	41%	34%	19%	25%	22%	36%	42%	40%	36%	29%	29%	25%
左翼党	12%	4%	10%	25%	31%	21%	15%	4%	6%	5%	8%	11%	9%	9%
绿党	7%	13%	9%	7%	11%	9%	12%	3%	5%	4%	5%	5%	5%	5%
自民党	7%	7%	6%	7%	9%	2%	7%	3%	3%	6%	9%	12%	5%	9%
选择党						7%	17%						4%	1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德国联邦议院官网提供的数据制作, Deutscher Bundestag, „Wahlen zum Deutschen Bundestag“, 2018-05-17, 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272928/2bca1c3521f6d1ee3bc7b07f648deda5/Kapitel_01_11_Stimmabgabe_nach_Beruf_und_Konfession__Zweitstimme__pdf-data.pdf 访问日期:2021-01-05。

表1统计了德国1994年至2017年历届联邦选举中各职业群体对各政党的支持情况。阶级投票的一大基础是工人阶级对左翼政党的支持。^②在2005年以前的情况的确是这样,近半数的蓝领工人选择了社民党。但是在最近几次的选举中,蓝领工人对于联盟党的支持率反而超过了社民党,同时,左翼党也从社民党分走了部分工人阶级的选票,极右翼的选择党更是在2017年的选举中获得了18%的工人选票。

① 左翼党成立于2007年,其前身是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为方便起见,本文统称为左翼党。

② Robert R. Alford, *Party and Society: The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3, pp. 79-80.

老中产阶级长期以来偏好右翼政党，联盟党在这一群体中的支持率形成了对于其他政党的压倒性优势。新中产阶级对于两大党的偏好自 2005 年以后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在这一群体中，社民党的颓势越发强烈。同时，新中产阶级对于绿党的偏好也比较明显，这体现出这一阶级的议题取向。在非职业群体中，退休人员主要支持的是两大“人民党”，其中对联盟党的支持率较为稳定，对社民党的支持率则不断下降。失业者的情况也值得注意，根据早期的研究，失业者应该主要支持的是左翼政党^①，但是他们已不再是社民党的盟友，他们的选择呈现出高度的碎片化特征。

除了阶级之外，宗教信仰是决定投票行为的一个长期因素。在诸如堕胎、同性恋、家庭政策等问题上，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往往是对立的。学者们通常认为，具有宗教信仰、参加宗教活动的群体通常支持的是联盟党而不是社民党。^② 如表 2 所示，在德国，天主教徒是联盟党的核心选民，近半数的天主教选民在历届的联邦

表 2 德国主要政党 1998~2017 年间联邦选举中的宗教基础

	联盟党						社民党					
	1998	2002	2005	2009	2013	2017	1998	2002	2005	2009	2013	2017
天主教	47%	52%	48%	44%	53%	44%	36%	30%	28%	20%	21%	18%
新教	33%	36%	34%	33%	41%	33%	46%	44%	39%	26%	30%	24%
其他/无	21%	25%	21%	22%	31%	24%	41%	40%	34%	21%	24%	17%
	左翼党						绿党					
	1998	2002	2005	2009	2013	2017	1998	2002	2005	2009	2013	2017
天主教	1%	1%	4%	6%	4%	5%	8%	8%	7%	10%	7%	8%
新教	2%	2%	6%	10%	6%	7%	8%	8%	8%	12%	8%	10%
其他/无	16%	11%	20%	22%	18%	15%	11%	11%	9%	12%	9%	9%
	自民党						选择党					
	1998	2002	2005	2009	2013	2017	1998	2002	2005	2009	2013	2017
天主教	7%	7%	10%	15%	5%	11%					4%	9%
新教	8%	8%	10%	14%	5%	11%					5%	11%
其他/无	8%	8%	10%	15%	4%	11%					6%	17%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德国联邦议院官网提供的数据制作，Deutscher Bundestag, „Wahlen zum Deutschen Bundestag“, 2018 - 05 - 17, 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272928/2bca1c3521f6d1ee3bc7b07f648deda5/Kapitel_01_11_Stimmabgabe_nach_Beruf_und_Konfession_Zweitstimme_pdf-data.pdf 访问日期：2021 - 01 - 05。

① [美] 西摩·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81 页。

② 参见 Russell J. Dalton, “Voter Choice and Electoral Politics”, in Padgett Stephen/William E. Peterson/Gordon Smith (eds.), *Developments in German Politics 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60 - 81.

选举中支持联盟党。左翼政党主要吸引的是无宗教信仰的选民,其中左翼党和绿党获得的支持率比较稳定,社民党在这部分群体中则遭遇了巨大的失利。新教徒的偏好相对而言不那么显著,在2000年前后主要支持的是社民党,但最近几次的选举中,选票较为分散。

综合来看,联盟党的基本盘是中产阶级与天主教选民,这部分的选民支持率较为稳定,而对于社民党来说,原先的核心选民——工人阶级与新中产阶级已经严重流失,同时,新教选民的支持率亦不断下降。

三、北威州、巴伐利亚州选举的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

和全德阶级投票和宗教投票变迁的情况基本一致,北威州阶级投票模式的式微使得工人阶级从社民党的基本盘中逐渐流失,而巴伐利亚州宗教投票模式仍然重要,这使得那些持基督教价值观的天主教徒依然是联盟党的核心选民。

(一)北威州选举中的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



图1 北威州各阶级对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差值^①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德国民调机构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提供的数据制作,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Mannheim (2012). Landtagswahl in Nordrhein-Westfalen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2, 2017, <https://www.gesis.org/home>, 访问日期:2021-01-10。

我们用北威州各阶级对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差值来反映北威州阶级投票模式的变迁,如图1所示。在北威州,工人阶级——传统的蓝领工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更加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在1990年,工人阶级在左右政党之间支

^① 其中,工人阶级支持率差值的计算方式为工人阶级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代表工人阶级更加偏好左翼政党;新中产阶级支持率差值的计算方式为新中产阶级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代表新中产阶级更加偏好左翼政党;老中产阶级支持率差值的计算方式为老中产阶级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代表老中产阶级更加偏好右翼政党。

持率的差值高达 50%。但显然,这种差异在不断下降,到了 2017 年,工人阶级已经没有明显的左右翼偏好了。而曾经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社民党,在工人阶级中的支持率与右翼的基民盟相当。人数最多的新中产阶级——雇员与公务员的偏好并不是十分显著,总体而言更支持左翼政党,但与工人阶级类似,在 2017 年的选举中,对左右翼政党的支持率一致。而老中产阶级——传统的个体经营者,则是右翼政党的坚定支持者,并且在 2010 年之后的选举结果中,表现出更加浓厚的保守主义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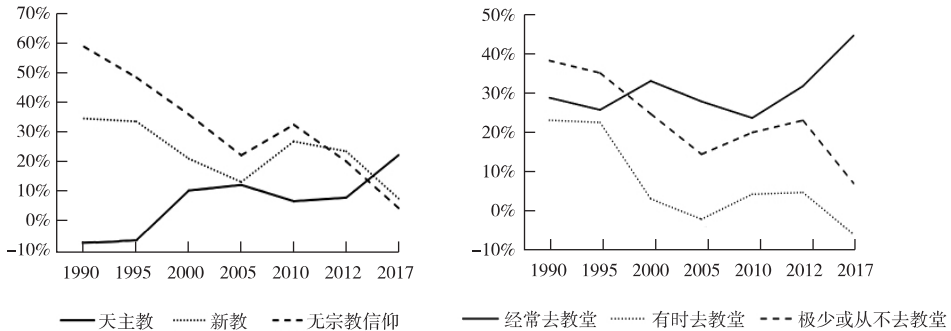


图 2 北威州各宗教群体对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差值^①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德国民调机构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提供的数据制作,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Mannheim (2012). Landtagswahl in Nordrhein-Westfalen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2, 2017, <https://www.gesis.org/home>, 访问日期:2021-01-10。

与上文分析的德国整体情况略有差异的是,在 2000 年以前,北威州的天主教徒并不是右翼政党的核心选民,这反映出当时该州的其他社会分野比宗教分野更为重要。在 2000 年之后的选举中,天主教徒才显示出“应有的”保守主义立场。新教徒总体而言更加支持的是左翼政党,但这种支持强度也在下降,在 2017 年的州议会选举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出这种对于左翼政党的偏好。无宗教信仰群体的这一趋势更加明显,1990 年,该群体中近 80% 的选民都支持世俗性较强的左翼政党,

^① 其中,天主教徒支持率差值的计算方式为天主教徒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代表天主教徒更加偏好右翼政党;新教徒支持率差异的计算方式为新教徒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代表新教徒更加偏好左翼政党;无宗教信仰群体支持率差异的计算方式为无宗教信仰者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其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代表老中产阶级更加偏好左翼政党。经常去教堂的选民支持率差值的计算方式为经常去教堂的选民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代表该群体更加偏好右翼政党;有时去教堂的选民支持率差异的计算方式为该群体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代表其更加偏好左翼政党;极少或从不去教堂的选民支持率差异的计算方式为该群体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减去其对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正值代表其更加偏好左翼政党。经常去教堂的频率包括一周一次或接近一周一次,有时去教堂的频率包括一年几次或一年一次。

而到了2017年,该群体对于左右翼阵营的支持率水平已经相当接近。

考察宗教基础的另一个维度是选民去教堂的频率,这反映出选民的宗教虔诚程度。如图2所示,最虔诚的那些选民——经常去教堂的群体,保持着对于右翼政党的强烈偏好,且这种偏好自1990年以来越来越显著。相对而言宗教虔诚程度较低的群体,包括有时去教堂和几乎不去教堂的群体在2000年以前是左翼政党的坚定支持者,但是近年来对左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差异也在下降。

简言之,从阶级投票模式看,北威州的工人阶级与左翼政党渐行渐远,不过老中产阶级依然是右翼的核心选民。而在宗教投票模式中,天主教徒、经常去教堂的选民的保守主义立场越来越鲜明,相对而言持世俗立场的新教徒与无宗教信仰者、较低频率的宗教活动参与者近年来的左右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加依赖于议题与候选人做出投票选择。^①

(二)巴伐利亚州选举中的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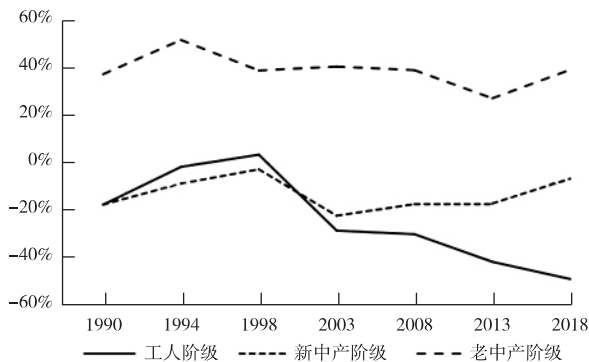


图3 巴伐利亚州各阶级对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差值^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德国民调机构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提供的数据制作,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Mannheim (2012). Landtagswahl in Bayern 1990, 1994, 1998, 2003, 2008, 2013, 2018, <https://www.gesis.org/home>, 访问日期:2021-01-13。

利用同样的计算方式,我们来对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的阶级投票进行考察,如图3所示。与北威州工人阶级前期的模式不同,巴伐利亚州工人阶级长期以来更加支持的是右翼政党,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新中产阶级没有明显的左右偏好,相对而言更加支持右翼。老中产阶级的偏好也较为稳定,始终是右翼政党的核心选民。

^① Russell J. Dalton, "Voter Choice and Electoral Politics", p. 60.

^② 计算方式同北威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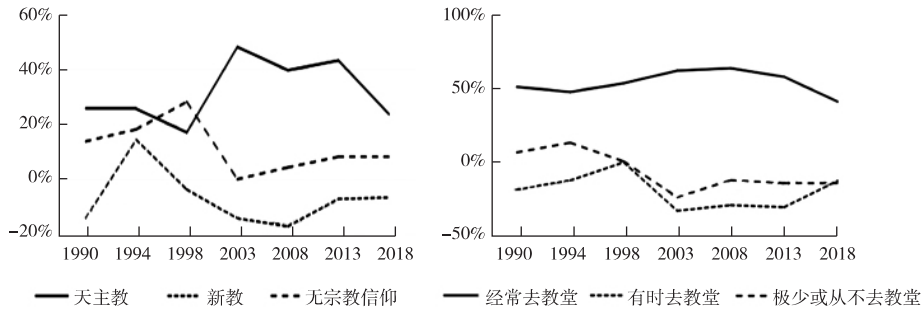


图 4 巴伐利亚州各宗教群体对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差值①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德国民调机构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提供的数据制作，Forschungsgruppe Wahlen, Mannheim (2012). Landtagswahl in Bayern 1990, 1994, 1998, 2003, 2008, 2013, 2018. <https://www.gesis.org/home>, 访问日期: 2021-01-13。

接下来我们考察巴伐利亚州选举的宗教投票模式，如图 4 所示。首先从宗教归属来看，天主教徒始终是右翼阵营的忠实盟友。新教徒在 1994 年的州议会选举之外，都更加支持右翼政党，这与北威州的情况有所差异，不过，新教徒的这种右翼偏好并不是十分显著。无宗教信仰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更加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但这种倾向在 21 世纪以后有所削弱。在选民的宗教虔诚度方面，十分虔诚的选民（经常去教堂）坚定地站在右翼阵营，虔诚度适中的选民（有时去教堂）也更加支持右翼政党，而那些极少或从不去教堂的选民则并没有明显的左右翼偏好。

与阶级投票的显著性趋向下降的北威州有所差异，阶级分野在巴伐利亚州始终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工人阶级长期以来更加靠近的是右翼政党，只有老中产阶级在两州呈现出相似的倾向。在宗教分野上，两州的天主教徒、虔诚的宗教信徒都呈现出鲜明的保守主义立场，但相较于巴伐利亚州而言，北威州的新教徒与无宗教信仰者、宗教虔诚度较弱的选民相对而言更加支持左翼，尽管这种趋势在显著地减弱。

此外，两党选民在两种社会分野上并未出现明显的复合情况。2017 年北威州社民党的选民的阶级构成中，蓝领工人所占的比例已经相当之小，只有不到 15%。而在天主教徒、新教徒、无宗教信仰者三类群体中，选民分布也较为均匀，并未在某一宗教群体中体现出明显优势。^② 2018 年，巴伐利亚州基社盟的选民主要来源于天主教徒（61.2%），尤其是那些较为虔诚的教徒，而在阶级方面，新老中产阶级构

① 计算方式同北威州。

② 参见德国民调机构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Mannheim (2012). Landtagswahl in Nordrhein-Westfalen 2017, <https://www.gesis.org/home>, 访问日期: 2021-01-13。

成了基社盟选民的核心群体。^①

四、投票模式与两大“人民党”在其传统票仓的选举表现

通过考察北威州和巴伐利亚州近三十年来选举中的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的变化,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这种变化如何影响了社民党与基社盟在各自的传统票仓中的支持率。从选民的需求端来看,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新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得传统的阶级投票模式不再显著;而巴伐利亚州在历史传统塑造的宗教结构下,宗教分野依然很重要;从政党的供给端来看,社民党和联盟党在传统的左右意识形态上的差别缩小,于是北威州的一些工人选民转向了其他政党;但两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所以联盟党对于保守主义派的选民依然有吸引力。

(一)北威州:阶级投票模式与社民党的衰落

从历史上看,北威州所在的莱茵地区是全德最早启动工业革命的地区。该地区由于受到法国拿破仑统治长达二十年之久,农村中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得相当彻底。拿破仑军队的占领及大陆封锁政策又使得该地区在公路运输、制铁工业和纺织业等方面迅速发展,随后鲁尔矿区也得到了开发。^② 20世纪北威州庞大的工人阶级基础造就了社民党的辉煌。20世纪60年代,当地的劳动力近60%从事于第二产业,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③,这成为与劳工界关系良好的社民党参与选举的重要基础。1985年,社民党在北威州州议会选举中曾获得52.1%的支持率,在聚集了大量产业工人的鲁尔区支持率就超过了60%。20世纪60年代鲁尔区爆发煤矿危机后,造成了大批工人的失业问题。社民党与当地的工会及劳工代表合作,通过增加公共支出使工人免受工业危机的影响,并以合作和补偿的政治模式来缓和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将工会整合进政府中的统合主义模式慢慢推广至整个北威州,社民党也被视为社会正义的代表而获得主导地位。^④

但此后相继爆发的煤矿危机与钢铁危机暴露了单一重型工业经济结构的弊端,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环境破坏等问题迫使鲁尔区与整个北威州走上产业转型之路。北威州的产业结构在20世纪后半叶经历了重大调整,从1950年到2000年,鲁尔区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下降了近50%,北威州则减少了近40%,工业

^① 参见德国民调机构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Mannheim (2012). Landtagswahl in Bayern 2017, <https://www.gesis.org/home>, 访问日期:2021-01-13.

^②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

^③ [德]威廉·德格著:《西德鲁尔区》,冯为民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页。

^④ Stefan Goch, "Betterment without Airst: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Ruh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47, No. S10, 2002, pp. 87-111, here pp. 105-109.

部门失去主导地位,服务业部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2019年,北威州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仅有22%。^①经济结构的调整引发了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劳动力中蓝领工人的比例不断下降,白领雇员的比例则在上升,新兴的中产阶级占领了工人阶级曾经的大本营。另一方面,曾长期致力于煤炭和钢铁行业技术工人培养的北威州也开始进行了教育制度的变革,开始注重高等教育的发展^②,新生的一代得以通过受教育程度提高实现阶级跨越,进一步加快了工人阶级向新中产阶级的流动。相比较而言,基民盟的核心支持者——老中产阶级则显得更加稳固。1992年,北威州拥有8%的独立经营者,2018年这一群体的比例为8.8%。^③虽然老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但他们却构成了基民盟选票的一大基本盘。

由于新中产阶级一般来说受过良好的教育,工作相对稳定,收入较为可观,因此,他们的利益诉求与以物质生活保障问题为诉求的蓝领工人有着显著的不同:更多地关注家庭、婚姻、教育等关系到个人生活质量与个人独立性的社会问题,个人的自我表达取代经济增长成为人们的优选。^④在2017年州议会选举前后的民意调查当中,新中产阶级在北威州最关注的三个问题是学校教育、外国移民与交通拥堵。与工人阶级相比,只有少部分新中产阶级关注北威州失业问题与政府财政状况。^⑤在整个北威州,民众认为最重要的几个问题分别是教育(41%)、难民(27%)、交通(23%)^⑥,而在1990年,民众主要关心的是就业与失业、环境问题、房屋租金等问题^⑦。可见,经历了近30年的经济社会变迁,北威州选民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物质上的满足已经不是第一要义,他们开始转而追求更高的生存质量与生活环境,一些在特定议题上持鲜明立场的政党对新中产阶级产生了吸引力。

近年来凸显的移民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进一步分散了选民的注意力。在2015年/2016年的跨年夜中,北威州最大城市科隆发生的性侵案进一步引发了北

① 北威州联邦统计局数据, <https://www.statistik.bayern.de/>, 访问日期:2020-12-25。

② Stefan Goch, "Betterment without Airst: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Ruh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47, No. S10, 2002, pp. 87-111, here p. 96.

③ 1992年的数据参见 Landesamt für Datenverarbeitung und Statistik NRW, „Statistische Analysen und Studien Nordrhein-Westfalen“, 2000-02, <https://webshop.it.nrw.de/gratis/Z089%20200052.pdf>, 访问日期:2021-01-18; 2015年的数据参见北威州统计局 <https://www.it.nrw/selbststaendigenquote-nrw-halb-so-hoch-wie-den-niederlanden-97851>, 访问日期:2021-01-18。

④ [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叶娟丽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4-55页。

⑤ 根据德国民调机构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 Landtagswahl in Nordrhein-Westfalen 2017, <https://www.gesis.org/home>, 访问日期:2021-01-10。

⑥ 德国电视二台数据, <https://wahltool.zdf.de/slideshow/2017-05-14-LT-DE-NW.html?i=20>, 访问日期:2021-01-16。

⑦ 根据德国民调机构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 Landtagswahl in Nordrhein-Westfalen 1990, <https://www.gesis.org/home>, 访问日期:2021-01-10。

威州民众对于移民与安全问题的担忧,也导致了反移民立场的选择党的崛起。根据民调数据,2015年12月该党在北威州的支持率仅为5%,到了2016年2月,支持率达到了10%,^①在2017年的选举中,选择党也凭借7.4%的得票率首次进入州议会。2018年至2020年德国曾遭遇了三年干旱高温,农业受到重创,大片森林死亡,多地出现森林火灾,引发了人们对于气候问题的担忧。即使是在疫情其间,也有大批的北威州民众进行全球气候保护抗议活动,抵制燃煤电站 Datteln-4。^②另外,北威州科隆等大城市的交通系统长期为民众诟病,导致了交通拥堵与空气质量差等问题。根据民调结果,在2020年北威州地方选举中,气候与环境议题的重要性仍然超过了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③这使得持生态主义立场的绿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社会结构的变化使社民党意识到依靠传统的、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纲领、行为准则和语言模式无法争取到新中产阶级的支持,而没有新中产阶级的支持就无法获得多数选票。^④实际上,社民党在1989年通过的《柏林纲领》中就纳入新社会运动与后物质主义价值变迁下的政治诉求,回应了生态、可持续的工业发展、妇女权利等问题。^⑤在2003年通过的年度具体纲领和威斯巴登声明中,社民党则宣布了一个更加明确而全面的中产阶级纲领。^⑥在具体的政策实践当中,社民党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吸引新中产阶级。

二战后德国曾以优越的劳工社会保障而闻名,但是随着全球化下的竞争加剧、技术变革与人口老龄化,德国社会福利成本不断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推出了社会福利体系改革与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大计划——“2010议程”,尤其是“哈茨四”(Hartz IV)极大地提高了人们领取福利或失业救济的门槛。这项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标志着社民党的“右转”,也使得其远离了传统的核心选民——产业工人,并引发了与工会矛盾激化、党内分裂、党员人数下降等一系列问题。^⑦一个直接的后果是,2005年北威州议会选举中,社民党失去了第一大

① 参见德国各研究机构对各政党支持率民调情况, <https://www.wahlrecht.de/umfragen/landtage/nrw.htm>, 访问日期:2021-01-16。

② 《德国强推“最后的煤电”引争议》,载《中国能源报》,2020年6月22日,第06版。

③ 参见德国迪麦颇官网数据, <https://www.infratest-dimap.de/umfragen-analysen/bundeslaender/nordrhein-westfalen/laendertrend/2020/september-kommunalwahl/>, 访问日期:2021-01-16。

④ [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81页。

⑤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张世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⑥ 张文红(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产阶级纲领》,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第34-35页,这里第34页。

⑦ Pamela Camera-Rowe, “Agenda 2010: Redefining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2, No. 1, 2004, pp. 1-30, here pp. 17-20.

党的地位，40%的蓝领工人选择了社民党，较2000年的选举下降了15%；而支持联盟党的蓝领工人则达到了42%，较上次选举增加了14%。在就业机会、住房问题等社民党传统的优势议题上，选民反而更加信任基民盟的政策。^①

从德国主要政党意识形态指数变化情况来看，1990年社民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值为-31.18，高度偏左，此后便不断地向右偏移，试图争取中间选民，2002年这一分值甚至达到了4.10。^②由“2010议程”引发的选举失利后，社民党选择了再次回归传统的左翼立场，但2017年的北威州议会选举中，也仅在工人阶级中获得34%的支持率，其余选票主要分散在联盟党、选择党、左翼党。^③从德国政党政治的现状来看，社民党一旦右转就会偏离蓝领工人选民，也无法在中间选民中取得比联盟党更大的优势；另一方面，即使其进一步左倾，也无法从左翼党、选择党中挽回工人阶级。更重要的是，在左右立场的转换中，社民党陷入了认同危机，长达百余年历史所塑造的政党特征正在慢慢消失。

（二）巴伐利亚州：宗教投票模式与基社盟统治的维持

巴伐利亚州的经济结构一开始以农业为基础，1946年，该州有40%的劳动力从事于农业。二战后期，巴伐利亚州相较于其他州而言遭到的轰炸较少，因此许多企业在战后重建时期选择迁往该州。这些企业的进入使得巴伐利亚形成了一种有别于鲁尔区的经济结构：除了传统的制造业以外，还有当时刚刚兴起的电子产业、航空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1960年，巴伐利亚州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约占45%^④，比同一时期的北威州低了11.4%。

历史上，德国南方的地形以山地为主，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业，农民们恪守着天主教的传统。由于地理上距离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心区域奥地利较近，巴伐利亚也就成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1517年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拉开了德意志宗教改革的序幕后，德意志人分裂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政治上的分崩离析进一步加深，^⑤其中秉持着天主教信仰的巴伐利亚就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重镇。三十年

^① Konrad-Adenauer-Stiftung, „Landtagswahl in Nordrhein-Westfalen am 22. Mai 20“, 2020-05, https://www.kas.de/c/document_library/get_file?uuid=aaa01605-8d3e-d37a-2859-73d1cc8bad22&groupId=252038, 访问日期:2021-01-16.

^② 参见政党宣言项目数据库(Manifesto Project), <https://manifesto-project.wzb.eu/datasets>, 访问日期:2021-01-16.

^③ 参见德国电视一台数据, <https://wahl.tagesschau.de/wahlen/2017-05-14-LT-DE-NW/umfrage-job.shtml>, 访问日期:2021-01-17.

^④ Bayer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Energie und Technologie/Bayerisches Landesamt für Statistik, „100 Jahre Bayerns Wirtschaft: eine Erfolgsgeschichte“, 2018-06, https://www.stmwi.bayern.de/fileadmin/user_upload/stmwi/E-Paper/catalogs/100JahreBayernsWirtschaft-neu/pdf/complete.pdf, 访问日期:2021-01-17.

^⑤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8-54页。

战争后,新教和天主教同盟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包括巴伐利亚在内的各个诸侯国的独立自主权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① 1866年普奥战争后,普鲁士建立了一个以新教为主的北德意志联邦国家,但是南方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斯达姆斯塔特四邦拒绝加入。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最终普鲁士战胜了支持南德四邦的法国,将巴伐利亚在内的南德地区统一进来。^② 此时,巴伐利亚虽然加入了德意志帝国,但反对北方普鲁士新教势力的声音从未停止,历史上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巴伐利亚认同”也没有消失。时至今日,巴伐利亚也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宗教特征,例如将三圣节(Heilige Drei Könige)、诸圣节(Allerheiligen)、圣母玛利亚升天节(Märia Himmerfahrt)等设定为法定假日,作为宗教节日的公共假日多于其他州。2018年4月,巴伐利亚州新任州长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甚至宣布全州的所有公务机关建筑的入口处都应悬挂十字架,并强调这是“对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的法制与社会秩序基本价值观的认可”,此举受到右翼人士的欢迎。^③

历史遗产塑造了巴伐利亚州的宗教人口结构,在19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天主教徒都占到总人口的70%左右,新教徒约四分之一。即使如今面对世俗化的冲击,该州人口中仍约有一半秉持天主教信仰。^④ 基社盟凭借其天主教保守主义立场,吸引了大批天主教选民。在20世纪,约有三分之二的天主教徒是基社盟的支持者,这成为该党赢得选举的坚实基础。^⑤ 而社民党在巴伐利亚州的主要选票来源于北部的的新教地区,人口占比相对较小,因此,尽管在联邦层面社民党和联盟党在过去不分上下,在该州,社民党则从未能挑战基社盟的地位。

基于巴伐利亚州的宗教传统,基社盟充分尊重天主教传统下选民的保守主义立场,重视农村发展,认为农村是保留文化特点的重要领域;重视家庭,强调家庭对于幸福生活的意义,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重视文化与教育,保护文化遗产。在强调传统的同时,基社盟也成功地带领巴伐利亚州走向现代化之路,大力吸引各类人才、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机构在该州落户,实现从农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基社盟在兼顾基督教保守主义特征的同时扩大选民基础。最后,基社盟与基民盟在共同坚持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基础上成功建立起政党联盟,这使其

① 丁建弘:《德国通史》,第66-76页。

② 同上,第216-221页。

③ “德国巴伐利亚州要求公务机关必须悬挂十字架引争议”,环球网,2018-04-28,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85sw>, 访问日期:2021-01-20。

④ 参见“Bayern”, https://de.wikipedia.org/wiki/Bayern#cite_note-53, 访问日期:2021-01-20。

⑤ Kamil Frymark, “The Free State of Bavaria: The End of the CSU’s Sovereign Duchy?”, *OSW Studies*, No. 77, April 2019, p. 7.

能够参与联邦政治,并在联盟党政府中担任内阁职位。正如基社盟在竞选纲领中强调的那样:“支持基社盟就是支持巴伐利亚在联邦议院的代表权。”不过,该党并不主张从德国独立,而是作为联邦政治中的强势参与者为巴伐利亚州争取更大的利益与自主权,这种“双重角色”是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①

德国主要政党在其竞选纲领中对传统或宗教价值支持的指数变化情况体现了政党在维持和稳定传统家庭的价值、支持宗教机构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等特定问题上的态度。长期以来,联盟党在这一指数上明显高于其他党派^②,体现出鲜明的道德传统主义色彩。虽然联盟党近年来为了适应世俗化社会的发展相对淡化了这一色彩,但是相比于对这一问题避而不谈的政党而言依然明显。尽管极右翼的选择党在近年来也呈现出极端保守主义的倾向,并获得了一定的支持率,但是在新冠疫情下并未像主流政党一样有所建树,在2020年的地方选举中仅获得4.7%的支持率。^③ 该党虽然能够因其极端立场吸引部分选民,在当下却依然不是基社盟的对手。

尽管2018年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基社盟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一时之间也出现对于该党地位的质疑。^④但自2020年4月以来,由于该政党积极的抗疫作为,民调支持率较前一年显著上升,始终保持在接近50%的水平,第二名的绿党维持在20%左右。^⑤ 不过,绿党在该州的崛起还是主要凭借起传统的环境议题。绿党并不强调甚至是反对巴伐利亚州传统的一些保守主义价值观,该州选民尚未对其形成广泛的认同。^⑥ 基社盟近年来的支持率确实不可与巅峰时期同日而语,但巴伐利亚州第一大党的地位却很难被撼动。在特定的宗教传统下,巴伐利亚形成了同质性的保守主义文化,而基社盟早已嵌入到这种文化认同之中。

^① Eve Hepburn, “The Neglected Nation: The CSU and the Territorial Cleavage in Bavarian Party Politics”, *German Politics*, Vol. 17, No. 2, 2008, pp. 184–202, here p. 189.

^② 参见政党宣言项目数据库(Manifesto Project), <https://manifesto-project.wzb.eu/datasets>, 访问日期:2021-01-16.

^③ “各党支持率大变,疫情使传统大党挽回颓势?”, 澎湃新闻, 2020-05-08,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304571, 访问日期:2021-01-18.

^④ Jenny Hill, “Bavaria election: German conservatives lose their fizz”, 2018-10-14,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5835795>, 访问日期:2021-01-18.

^⑤ 参见德国各研究机构对各政党支持率民调情况, <https://www.wahlrecht.de/umfragen/landtage/bayern.htm>, 访问日期:2021-01-20.

^⑥ Eve Hepburn, “Small worlds in Canada and Europe: A Comparison of Regional Party Systems in Quebec, Bavaria and Scotland”, *R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 Vol. 20, No. 4–5, 2010, pp. 527–544, here p. 533.

五、结 语

近年来,随着两大“人民党”——社民党与联盟党在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之和的下降,德国政治中出现了小党崛起的政党碎片化格局,但另一趋势也值得关注,即在两大“人民党”在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之差也在增加,联盟党的得票率相对稳定,而社民党的得票率急剧下降。作为德国人口第一和第二大州,北威州与巴伐利亚州近年来的选举情况反映了这一趋势。这两个州分别作为德国两大“人民党”的传统票仓,曾经为两大“人民党”在联邦选举中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近年来社民党在北威州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领先地位,甚至连第二大党的地位也岌岌可危,而联盟党中的基社盟却始终能够维持在巴伐利亚州的统治地位。本文以两党在两州的兴衰为案例,试图揭示产业结构变迁引起的阶级投票模式衰落导致了社民党失去北威州这一大本营,而巴伐利亚州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天主教保守主义色彩,这成为基社盟保持统治地位的基础。

其实,从整个德国来看,北威州和巴伐利亚州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从历史上看,联盟党在南德地区(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萨尔州)表现较好,而社民党在西北德地区(北威州、不来梅州、下萨克森州)支持率较高。西北德地区曾以传统工业为主,是社民党的主要根据地。但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传统的重工业衰落,产业工人与社民党的联系也逐渐减弱,因此社民党在该地区的支持率也在不断下降。比如在2019年不来梅州议会选举中,社民党只获得24.9%的选票,失去自1946年以来一直保持的不来梅州第一大党地位。而南德地区是德国天主教徒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亦是保守主义最浓厚的地区,成为联盟党长期以来的大本营。由于宗教投票依然重要,联盟党在这一地区保持了高支持率。例如,在全德天主教人口占比最多(55.6%)的萨尔州,基民盟在最近五次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总体上看,由于阶级投票模式的迅速衰落和宗教投票模式的相对稳定,进入21世纪以来社民党连续遭遇了多场重大的选举失败,而联盟党总体上的选举表现尚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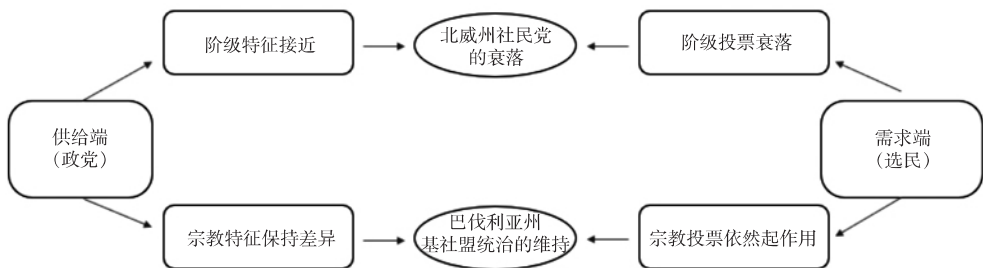


图5 政党供给端和选民需求端结合下的两大政党兴衰

来源:作者自制。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难民危机、党内分歧、选民价值偏好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下^①，联盟党的支持率近期也有所下降，但相较于社民党而言，其“人民党”的地位还算稳固。

由于默克尔宣布不再谋求连任总理职务，2021年德国大选是16年来首次没有默克尔参加的大选。面对极其严峻的选举困局，社民党2020年8月提名联邦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代表该党出战2021年大选，成为首个敲定其总理候选人的德国主要政党。2021年初，北威州州长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当选新一任基民盟党主席。2021年4月，拉舍特又击败基社盟党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成为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同时，绿党联席党魁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也正式宣布将代表绿党竞选德国总理。根据最近大选前夕的民调数据来看，绿党与联盟党的支持率难分伯仲，而传统两大党之一的社民党则与二者相距甚远。^②绿党的异军突起意味着社民党很有可能失去第二大党的地位，德国政治也许将出现联盟党—绿党居于领先地位的新局面。总体而言，“后默克尔时代”的来临为德国未来的政党格局变化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责任编辑：郑春荣

^① 黄萌萌：“政治环境”视角下德国政党格局的新变化，载《欧洲研究》，2018年第06期，第131—150页，这里第147—149页。

^② 参见德国各研究机构对各政党支持率民调情况，<https://www.wahlrecht.de/umfragen/dimap.htm>，访问日期：2021-01-21。

durch gut verknüpfte und koordinierte Mechanismen zwischen den Teilprozessen gekennzeichnet. Das deutsche System erweist sich zum einen als ein logisches Resultat aus der Entwicklung der Politik und Katastrophengeschehen seit de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zum anderen als Ergebnis der Ausweitung des ausgereiften inneren Katastrophenmanagements auf die transnationale Ebene. Nach einer generellen Darstellung des Systems wird in diesem Aufsatz die Funktionsweise des Systems am Beispiel des Flugzeugabsturzes von Germanwings 4U9525 im Jahr 2015 detailliert erläutert. Da China derzeit sein Notfallmanagementsystem reformiert, ist die effektive Reaktion auf grenzüberschreitende Katastrophen ein wichtiges Thema für die theoretischen Überlegungen. In dem Zusammenhang kann das „deutsche Modell“ inspirierend wirken.

**Abstimmung nach Klasse, Abstimmung nach Religion und die Wahlergebnisse
der beiden deutschen Volksparteien. Eine vergleichende Analyse auf der
Grundlage der Landtagswahlen in NRW und Bayern**
Zhang Xiaofang/Li Zhiqiu

Seit dem Anfang des 21. Jahrhunderts sind die Zustimmungswerte für die Unionsparteien relativ stabil geblieben, während die für die SPD drastisch abgesunken sind. Von der „Sozialen Spaltung“ in der Parteipolitik ausgehend, sucht dieser Artikel eine Erklärung für die unterschiedlichen Wahlergebnisse in der Entwicklung der beiden Modelle der „Abstimmung nach Klasse“ und der „Abstimmung nach Religion“. In Nordrhein-Westfalen und Bayern haben die SPD und die Unionsparteien ihr jeweiliges Kernland. Wegen des Strukturwandels in NRW wurde das Modell der Abstimmung nach Klasse zum Auslaufmodell und die SPD hat die Landtagswahl verloren. Im Vergleich dazu bleibt Bayern im Modernisierungsprozess noch relativ religiös-konservativ, was zur führenden Rolle der CSU geführt hat. Bundesweit erweist sich das Modell der Abstimmung nach Religion als stabiler als das Modell der Abstimmung nach Klasse, so dass die Unionsparteien in der Parteienkonkurrenz krisensicherer sind als die SPD.

Zur Konstruktion der Durchlässigkeit im deutschen Bildungssystem :
Politik, Maßnahmen und Erfahrungen
Tang Hui/Xie Lihua

Seit vielen Jahrzehnten steht die Durchlässigkeit im Bildungssystem im Mittelpunkt der